

【短史记】

唐诗里的消防意识

□刘永加

唐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，现存的五万余首唐诗不仅是艺术的宝藏，也是唐朝社会各方面史料的遗存。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，我们不妨到浩瀚的唐诗中去看一看盛唐社会的防火情况与消防意识。

据记载，隋唐五代数百年间发生各种重特大火灾三百多起。正是由于当时火灾频发，作为诗歌文学盛行的时代，唐代的诗人们没有等闲视之，而是拿起手中的笔，记载了一些火灾现象和对火灾的反思，进而反映了当时的消防理念。

唐朝诗人薛逢写有《禁火》一诗，反映了当时的防火状况，其中写道：“日日冒烟尘，忽忽禁火辰”，说明当时人们还是比较重视防火的，往往会采取禁火的措施来保障消防安全。

被称为诗圣的大诗人杜甫写过一首《火》诗，其中写道：“青林一灰烬，云气无处所。入夜殊赫然，新秋照牛女。风吹巨焰作，河棹腾烟柱。势俗焚昆仑，光弥煊洲渚。腥至焦长蛇，声吼缠猛虎。神物已高飞，不见石与土”，描写了大火吞噬万物的恐怖场景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《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》一诗有云：“摆磨出火以自燔，有声夜中惊莫原。天跳地踔颠乾坤，赫赫上照穷崖垠。截然高周烧四垣，神焦鬼烂无逃门”，记录了一场特大火灾场面，观之骇目惊心，六神无主。

唐朝诗人吴融《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》一诗，则描述了地方官员组织救火和灾后重建：“卓旗云梦泽，扑火细腰官。铲土楼台构，连江堆堞笼。似平铺掌上，疑涌出壶中。岂是劳人力，宁因役鬼工。本遗三户在，今匝万家通。”由此可见，唐代诗人关注到了多地、多场次的火灾，且反映了火灾现场、危害和灾后重建等情况。

唐永贞年间，文学家刘禹锡被贬朗州任司马，他亲身经历了在武陵发生的一次特大火灾全过程，目睹火灾的威力与无情后，遂写下千古流传的《武陵观火诗》，来反思火灾的起因以及灾后重建，其中他写道：“楚乡祝融分，炎火常为虞。是时直突烟，发自晨炊徒。盲风扇其威，白昼曛阳乌……”这是一首典型的记事诗，火灾场景令人触目惊心，腾腾的烟雾透过窗户，飞舞的火焰从房梁和柱子上窜出。火势如同火山爆发，冲上半空，火星像雨点一样洒落在街道上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是用火不慎造成火灾的发生，诗中还写到了灾后州太守下令免减税租，并帮助灾民重建家园。这首诗体现了刘禹锡的消防观，当时刘禹锡虽然仕途不顺，但他仍能以国事政务为要，这首《武陵观火诗》正是他意图消弭火患、令百姓安居乐业美好愿景的体现，对于预防火灾，战胜火灾，都具有启发和警示作用。

而刘禹锡的好朋友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十分注重火灾隐患的治理，唐宪宗元和七年，柳宗元同样被贬，担

任永州司马，他发现当地的火灾十分严重，“日夜数十发，少尚五六发”，且出现老百姓白天不敢烧饭，夜里也不敢点烛，都爬到屋顶上左右张望、疲惫不堪的现象。经过他的调查了解，得知老百姓认为这是一种叫做“毕方”的怪鸟在作怪，只要它一出现就会发生火灾。老百姓并不清楚这怪鸟长什么样子，以讹传讹，之所以爬到房顶左右张望，是为了看是否有怪鸟飞来，生怕发生火灾，因此人心惶惶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当务之急是要安定民心，于是柳宗元写下《逐毕方文》，希望以此驱除这个名为“毕方”的怪鸟，文中列举了“毕方”造成火灾的罪状，命令“毕方”速速离开。一纸《逐毕方文》虽然不可能驱逐“毕方”，却起到了安抚人心、消除老百姓对怪鸟的迷信和惊恐的作用，只要人心安定，防火的问题才容易解决。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颇关心百姓疾苦，以及他治理火灾的良苦用心，也体现了他的消防理念。

唐代火灾发生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寺庙成了火灾多发的重灾区。诗人张谓《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》一诗中“楼殿纵随烟焰去，火中何处出莲花”、诗人罗隐《甘露寺火后》一诗中“只道鬼神能护物，不知龙象自成灰”等，就反映了佛寺火灾的现实情况，在神灵崇拜十分普遍的唐代社会，他们的防火诗具有敢于破除迷信的思想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针对频发的火灾，唐朝廷没有等闲视之，制定不少相关措施来应对，《唐律》中增设了多项防火法律条文，对在皇陵、官府仓库和寺庙等重要场所发生火灾的情节严重者判处绞刑，并规定每个人都有报告火情和参与扑灭火灾的责任，见火不报、不救者也要受到惩罚。长安实施了坊市制度，并设立了左右金吾卫等治安机构负责维护社会秩序，进行火灾隐患的监管。夜间，坊市的门会关闭，街道上有巡逻队巡查，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及时发现并处理。还改进了灭火器具，当时已经采用了皮袋储水器和竹制戽筒喷水器，大大提高了扑灭火灾的效率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的发生与火灾发生时的损失。

诗人元稹针对江陵、洪州等南方地区的茅舍民居存在的严重火灾形势和安全隐患的实际，写了一首题为《茅舍》的诗作，中间数句聚焦火灾隐患：“南风五月盛，时雨不来下。竹蠹茅亦干，迎风自焚炮。防虞集邻里，巡警劳昼夜。遗烬一星然，连延祸相嫁……”这首诗高度关注火灾引发的民生和救治问题，并提出要改造民居来根治火灾隐患。

诗人吴融还写了题为《废宅》的诗作，以警示火灾的巨大破坏力：“不独凄凉眼前事，咸阳一火便成原。”就是以史为鉴，吸取秦末咸阳宫阙遭焚毁的历史教训，做好防火工作。唐代的这些诗作，不仅记载了当时火灾的惨状，同时也在反思发生的原因，找出应对措施，对做好火灾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赵孟坚《墨兰图》



□周东升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”，杂花野草那未经雕饰的天然之美，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，甘于寂寞的隐忍品格，成为历代文人画士不惜笔墨描绘的物象。这其中，兰草、芦苇和红蓼，尤其受到青睐。

兰草性喜温暖湿润的山林坡地，其叶片疏朗，挺拔劲健，极具观赏价值。明代宋濂曾云：“兰为瑞草……每行逶迤深谷间，微风忽过而清馨悠悠远闻。”将兰草引入画作的第一人，据说是南宋画家赵孟坚，其好友周密如是记述：“赵孟坚墨兰最得其好，其叶如铁，花、茎亦佳……前人无此作也。”为刻画出兰草清秀文静、淡雅高洁的气质，赵孟坚所作清雅俊爽。他那幅传世之作《墨兰图》，笔调劲利而舒卷，意境清幽而雅致。图以淡墨绘兰草两丛，呈放射状的叶片俯仰伸展，参差错落，开合自然；土坡以飞白轻扫，略加点苔；兰花盛开，如蝴蝶翩然起舞；浓墨点蕊，与叶、花形成强烈对比。画面左侧自题“六月湘衡暑气蒸，幽香一喷冰人清”，寄托着作者孤高脱俗的文人情怀。

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是画兰妙手，他的兰花构思奇特，用笔爽利，画意高古，将兰草的作画技法推向率意、冷艳、简约的巅峰。八大山人作有一幅《空谷幽兰图》，在空旷的山野石缝间，一高一低、一正一欹分布着两丛兰草，间以几株幼竹渲染；一只鸟儿悠闲地飞落在大石上，石下是左高右低的土坡，坡上一丛浓淡相宜的兰草摇曳生姿，与巨石上的兰草遥相呼应；综观全图，

一种悠然、孤寂、脱俗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八大山人的这幅兰石图，真正渲染出了“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”的意境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草木凋零的暮秋，洁白、蓬松的芦花装点着江河湖泽、池塘沟渠。飒飒寒风中，轻柔的芦花四处飘零，触景生情，漂泊在外的游子往往会乡愁绵绵，思绪万千，于是，“苦竹林边芦苇丛，停舟一望思无穷”这样的诗句应景而生。感慨的人多了，萧瑟秋风中的芦苇、大雁、浅滩，便成了一道冷艳的风景，文人以辞章咏叹，画士用妙笔留影。

唐代韦銮的《芦雁图》，是目前已知最早描绘芦苇的花鸟画作品。图中左下侧绘芦苇三株，姿态各异，简括明快，饶有情趣；右上侧留取大片空白，借代淫雨霏霏、连月不开的天空；右侧一株茎秆高大，形象完整；上立一鸟，枝活叶动。中间一株延展画外，给人以空间辽阔之感。左侧一株呈欹斜之势，既打破了画面的空间平衡，又化开为合，生发出顾盼掩映之姿，营造出自然灵动的意境。

继韦銮之后，历代画家纷纷效仿，清代画家边寿民成为又一高手。边寿民所作芦苇形象生动，摆脱了前人繁细的表现手法，删繁就简，形神兼备。他以写竹之法绘芦苇，饶有风骨，疏而道劲，浓淡、枯润、疏密兼而有之，多以赭墨绘滩头，芦苇，雅淡有致，深得遗貌取神的妙趣。

红蓼茎秆俏丽，枝叶扶疏，因其生存能力极强，既喜水又耐旱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故而被文人雅士视为坚韧顽强、志存高远的象征；而在文人心中，红蓼株形典雅，又寄托着思念故土、想念亲人的美好寓意。

宋徽宗赵佶对红蓼情有独钟，他笔下的红蓼形象不计其数。他所作的那幅《池塘晚秋图》，起首便是一株姿态灵动的红蓼，契合着“水乡占得秋多少，岸岸红云是蓼花”的诗意。画中红蓼呈迎风招展之姿，茎秆三枝，上开下合，高低有致，疏密有度；既顾盼生姿，又主次分明。

齐白石出生于江南水乡，对红蓼的形象自然再熟悉不过。他北漂之后，尤其是步入老年，思乡之情在所难免，红蓼便成了他寄托情感的寻常载体。齐白石曾作有一幅《红蓼蜻蜓图》，“绿萍合处蜻蜓立，红蓼开时蛱蝶飞”，一只红色的蜻蜓盘旋于红蓼之上，红蓼的花序色彩明快，鲜艳夺目，给人以热烈奔放之感，巧妙地表达出齐白石童年记忆中家乡那无比美好的一草一木，一虫一鸟，浓烈的乡愁仿佛在笔墨间流淌。

【文化观】

野草之美人画图



边寿民《芦雁图》



赵佶《池塘晚秋图》